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書卷二十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五十七

史部

後漢書卷二十二

梁

剡

令劉昭補并注

天文志第十二

天文下

桓三十八

靈二十

隕石

獻九

孝桓建和元年八月壬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二年二月
辛卯熒惑行在輿鬼中三年五月己丑太白行入太微
右掖門留十五日出端門丙申熒惑入東井八月己亥

鎮星犯輿鬼中南星乙丑彗星芒長五尺見天市中東南指色黃白九月戊辰不見熒惑犯輿鬼為死喪質星為戮臣入太微為亂臣鎮星犯輿鬼為喪彗星見天市中為質貴人至和平元年十二月甲寅梁太后崩梁冀益驕亂矣

元嘉元年二月戊子太白晝見永興二年閏月丁酉太白晝見時上幸後宮采女鄧猛明年封猛兄演為南頓侯後四歲梁皇后崩梁冀被誅猛立為皇后恩寵甚盛

永壽元年三月丙申鎮星逆行入太微中七十四日去
左掖門七月己未辰星入太微中八十日去左掖門八
月己巳熒惑入太微二十一日出端門太微天子廷也
鎮星為貴臣妃后逆行為匿謀辰星入太微為大水一
曰後宮有憂是歲雒水溢至津門南陽大水熒惑留入
太微中又為亂臣是時梁氏專政九月己酉晝有流星
長二尺所色黃白癸巳熒惑犯歲星為姦臣謀大將戮
二年六月甲寅辰星入太微遂伏不見辰星為水為兵

為妃后八月戊午太白犯軒轅大星為皇后其三年四月戊寅熒惑入東井口中為大臣有誅者其七月丁丑太白犯心前星為大臣後二年四月懿獻皇后以憂死大將軍梁冀使太倉令秦宮刺殺議郎邴尊又欲殺鄧后母宣事覺桓帝收冀及妻壽襄城君印綬皆自殺誅諸梁及孫氏宗族或徙邊是其應也

延熹四年三月甲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五月辛酉客星在營室稍順行生芒長五尺所至心一度轉為彗熒惑

犯輿鬼質星大臣有戮死者五年十月南郡太守李肅
坐蠻夷賊攻盜郡縣取財物一億以上入府取銅虎符
肅背敵走不救城郭又監黎陽謁者燕喬坐贓重泉令
彭良殺無辜皆棄市京兆虎牙都尉宋謙坐贓下獄死
客星在營室至心作彗為大喪後四年鄧后以憂死
六年十一月丁亥太白晝見是時鄧后家貴盛

七年七月戊辰星犯歲星八月庚戌熒惑犯輿鬼質
星庚申歲星犯軒轅大星十月丙辰太白犯房北星丁

卯辰星犯太白十二月乙丑熒惑犯軒轅第二星辰星
犯歲星為兵熒惑犯質星有戮臣歲星犯軒轅為女主
憂太白犯房北星為後宮其八年二月太僕南鄉侯左
勝以罪賜死勝弟中常侍上蔡侯惲北鄉侯黨皆自殺
癸亥皇后鄧氏坐執左道廢遷于祠宮死宗親侍中泚
陽侯鄧康河南尹鄧萬越騎校尉鄧弼虎賁中郎將安
鄉侯鄧魯侍中監羽林左騎鄧德右騎鄧壽昆陽侯鄧
統涑陽侯鄧秉議郎鄧循皆繫暴室萬魯死康等免官

又荊州刺史芝交趾刺史葛祗皆為賊所拘略桂陽太守任脣背敵走皆棄市熒惑犯輿鬼質星之應也

八年五月癸酉太白犯輿鬼質星壬午熒惑入太微右執法閏月己未太白犯心前星十月癸酉歲星犯左執法十一月戊午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九年正月壬辰歲星入太微中五十八日出端門六月壬戌太白行入輿鬼七月乙未熒惑行輿鬼中犯質星九月辛亥熒惑入太微西門積五十八日永康元年正月庚寅熒惑逆

行入太微東門留太微中百一日出端門七月丙戌太白晝見經天太白犯心前星太白犯輿鬼質星有戮臣熒惑入太微為賊臣太白犯心前星為兵喪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將相有誅者歲星入守太微五十日占為人主太白熒惑入輿鬼皆為死喪又犯質星為戮臣熒惑留太微中百一日占為人主太白晝見經天為兵憂在大人其九年十一月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皆坐殺無辜荊州刺史李隗為賊所拘尚書郎孟璫坐

受金漏言皆棄市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桓帝崩太傅
陳蕃大將軍竇武尚書令尹勲黃門令山冰等皆枉死
太白犯心熒惑留守太微之應也

孝靈帝建寧元年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蕃南
頭星太微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宮門當閉大將被甲兵
大臣伏誅其八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謀欲盡誅諸
宦者其九月辛亥中常侍曹節長樂五官史朱瑀覺之
矯制殺蕃武等家屬徙日南比景

熹平元年十月熒惑入南斗中占曰熒惑所守為兵亂
斗為吳其十一月會稽賊許昭聚眾自稱大將軍昭父
生為越王攻破郡縣

二年四月有星出文昌入紫宮蛇行有首尾無身赤色
有光焰垣牆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辛未白氣如一
匹練衝北斗第四星占曰文昌為上將貴相太白犯心
前星為大臣後六年司徒劉羣為中常侍曹節所譖下
獄死白氣衝北斗為大戰明年冬揚州刺史臧旻丹陽

太守陳寅攻盜賊苴康斬首數千級

光和元年四月癸丑流星犯軒轅第二星東北行入北斗魁中八月彗星出亢北入天市中長數尺稍長至五六丈赤色經歷十餘宿八十餘日乃消於天苑中流星為貴使軒轅為內宮北斗魁主殺流星從軒轅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將出有伐殺也至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上遣中郎將皇甫嵩朱雋等征之斬首十餘萬級彗除天市天帝將徙帝將易都至初平元年獻帝遷都長

安

三年冬彗星出狼弧東行至于張乃去張為周地彗星犯之為兵亂後四年京都大發兵擊黃巾賊

五年四月熒惑在太微中守屏七月彗星出三台下東行入太微至太子幸臣二十餘日而消十月歲星熒惑太白三合於虛相去各五六寸如連珠占曰熒惑在太微為亂臣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郭勝孫璋等並為姦亂彗星入太微天下易主至中平六年宮車晏駕歲星

熒惑太白三合於虛為喪虛齊地明年琅邪王據薨
光 and 中國皇星東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狀十餘日
不見占曰國皇星為內亂外內有兵喪其後黃巾賊張
角燒州郡朝廷遣將討平斬首十餘萬級中平六年宮
車晏駕大將軍何進令司隸校尉袁紹私募兵千餘人
陰踣雒陽城外竊呼并州牧董卓使將兵至京都共誅
中官對戰南北宮闕下死者數千人燔燒宮室遷都西
京及司徒王允與將軍呂布誅卓卓部曲將郭汜李傕

旋兵攻長安公卿百官吏民戰死者且萬人天下之亂
皆自內發

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門中大如半筵五色喜
怒稍小至後年六月消占曰為兵至六年司隸校尉袁
紹誅滅中官大將軍部曲將吳匡攻殺車騎將軍何苗
死者數千人

三年四月熒惑逆行守心後星十月戊午月食心後星
占曰為大喪後三年而靈帝崩

五年二月彗星出奎逆行入紫宮後三出六十餘日乃消六月丁卯客星如三升碗出貫索西南行入天市至尾而消占曰彗除紫宮天下易主客星入天市為貴人喪明年四月宮車晏駕中平中夏流星赤如火長三丈起河鼓入天市抵觸官者星色白長二三丈後尾再屈食頃乃滅狀似枉矢占曰枉矢流發其宮射所謂矢當直而枉者操矢者邪枉人也中平六年大將軍何進謀盡誅中官中官於省中殺進俱兩破滅天下由此遂大壞亂

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大星其日未冥四刻大將軍何進於省中為諸黃門所殺已巳車騎將軍何苗為進部曲將吳匡所殺

孝獻初平二年九月蚩尤旗見長十餘丈色白出角亢之南占曰蚩尤旗見則主征伐四方其後丞相曹公征討天下且三十年

四年十月孛星出兩角間東北行入天市中而滅占曰彗除天市天帝將徙帝將易都是時上在長安後二年

東遷明年七月至雒陽其八月曹公迎上都許

建安五年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冀州分也時袁紹在冀州其年十一月紹軍為曹公所破七年夏紹死後曹公遂取冀州

九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井輿鬼入軒轅太微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占曰彗星掃太微宮人主易位其後魏文帝受禪

十二年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鶉尾荊州分也時荊州牧

劉表據荊州時益州從事周羣以荊州牧將死而失土
明年秋表卒以小子琮自代曹公將伐荊州琮懼舉軍
詣公降

十七年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諸侯周羣以為西方專據
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益州牧劉璋據益州漢中太守
張魯別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別據枹罕明年冬曹
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病死
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魯降

十八年秋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坐百餘日占曰歲星入太微人主改

二十三年三月孛星晨見東方二十餘日夕出西方犯歷五車東井五諸侯文昌軒轅后妃太微鋒炎指帝坐占曰除舊布新之象也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隕石陳留四春秋僖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傳曰隕星也董仲舒以為從高及下之象或以為庶人惟星隕民困之象也

桓帝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隕石右扶風一鄠又隕石二
皆有聲如雷

後漢書卷二十二

後漢書卷二十二考證

天文志下後六年司徒劉羣為中常侍曹節所譖○何焯校本羣改郤

宋建別據枹罕○何焯改本宋改宗

後漢書卷二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五十八

史部

後漢書卷二十三

梁

剡

令劉

昭補并注

五行志第十三

五行一

貌不恭

淫雨

服妖

雞禍

青青

屋自壞

訛言

旱

謠

狼食人

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故泰山太

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

蜀志曰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

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耽古篤並
學誦讀典藉欣然獨笑以忘寢食蜀亡魏徵不至

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云

五行傳曰田獵不宿

鄭玄注尚書大傳曰不宿不宿禽也角主天兵周禮四時習兵因以

田獵禮志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過此則暴天物為不宿禽角南有天庫將軍騎官漢書音義曰遊田馳

騁不反

飲食不享

鄭玄曰享獻也禮志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

宮室

為充君之庖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此獻禮之大畧也注五行稱鄭玄曰皆出注大傳也漢書

音義曰無獻享之禮

出入不節

鄭玄曰角為天門房有三道出入之象也

奪民農時

鄭玄

曰房心農時之候也季冬之月命農師計耦耕事是及
時房心晨中春秋傳曰辰為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

有姦謀

鄭玄曰亢為朝廷房心為明堂謀事出政之象

則木不曲直

鄭玄曰君行此五者

為逆天東宮之政東宮於地為木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為器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折槁是為木不曲直木金逆則神怒神怒則材失性不為民用其他變異皆屬沴沴亦神怒凡神怒者日月五星既見謫于天謂木失其矣洪範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可以揉曲直

性而為災也又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

鄭玄曰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

不能敬其事也

厥咎狂

鄭玄曰君貌不敬則倨慢如狂方儲對策曰君失制度下不恭

洪範曰貌曰恭

承臣恣

厥罰恒雨

鄭玄曰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常雨也管子曰冬作

淫慢

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雨霖不止淮南子曰金不收則多淫雨

厥極惡

孔安國曰醜陋

時則

有服妖

鄭玄曰服貌之飾也

時則有龜孽

鄭玄曰龜蟲之生於水而游於春者屬木時

則有雞禍

鄭玄曰雞畜之有冠翼者也屬貌洪範傳曰妖者敗胎也少小之類言其事之尚微也至

孽則牙孽也至

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

鄭玄曰病病也貌氣失之病也

乎禍則著矣

漢書音義曰若梁孝王之時牛足反出背上也此下欲伐上之禍

時則有青青祥

鄭玄

曰青木色也青生於此祥自外來也

惟金沴木

鄭玄曰沴殄也凡貌言視聽思心一事失則逆人之

心人心逆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為之傷傷則衝勝來乘珍之於是神怒人怨將為禍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譴告人也及妖孽禍病青祥皆其氣類暴作

說云氣之相

傷謂之沴

尚書大傳曰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

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玄曰
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為歲之中自
九月盡十二月為歲之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
中下旬為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為日之朝隅中至日昃
為日之中晡時至黃昏為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大
傳又云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鄭玄曰二辰謂日
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
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
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
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管子曰明王有四禁春
無殺伐無割大陵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斂
賦錢夏無遏水達名川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秋無赦
過釋罪緩刑冬無爵賞祿傷伐五藏故春政不禁則五
穀不成夏政不禁則草木不榮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
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
時火流邑大風飄屋折樹木地草夭冬雷草木夏落而

秋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多騰纂蟲也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簾也馳車充國者追察之馬也翠羽朱飾者斬生之斧也五采纂組者蕃功之室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能去此取彼則王道備也續漢書曰建武二年尹敏上疏曰六沴作見若是供御帝用不差神則大喜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不供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明供御則天報之福不供御則禍災至欲尊六事之體則貌言視聽思心之用合六事之揆以致乎太平而消除輻輳孽害也

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逢安等共立劉盆子為天子然崇等視之如小兒百事自由初不恤錄也後正旦至君臣欲共饗既坐酒食未下羣臣更起亂不可整時大

司農楊音按劔怒曰小兒戲尚不如此其後遂破壞崇安等皆誅死唯音為關內侯以壽終

光武崩山陽王荆哭不衰作飛書與東海王勸使作亂明帝以荆同母弟太后在故隱之後徙王廣陵荆遂坐復謀反自殺也

章帝時竇皇后兄憲以皇后甚幸於上故人莫不畏憲憲於是強請奪沁水長公主田公主畏憲與之憲乃賤顧之後上幸公主田覺之問憲憲又上言借之上以

后故但譴勅之不治其罪後章帝崩竇太后攝政憲秉
機密忠直之臣與憲忤者憲多害之其後憲兄弟遂皆
被誅

桓帝時梁冀秉政兄弟貴盛自恣好驅馳過度至於歸
家猶馳驅入門百姓號之曰梁氏滅門驅馳後遂誅滅
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淫雨傷稼

古今

注曰光武建武六年九月大雨連月苗稼更生鼠巢
樹上十七年雒陽暴雨壞民廬舍壓殺人傷害禾稼

安帝元年四年秋郡國十淫雨傷稼

方儲對策曰雨不時節妄賞賜也

永寧元年郡國三十三淫雨傷稼

建光元年京都及郡國二十九淫雨傷稼是時羌反久
未平百姓屯戍不解愁苦

延光元年郡國二十七淫雨傷稼

案本傳陳忠奏以為
王侯二千石為女使

伯榮獨拜車
下柄在臣妾

二年郡國五連雨傷稼

順帝永建四年司隸荊豫兗冀部淫雨傷稼

六年冀州淫雨傷稼

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餘日是時大將軍梁冀秉
政謀害上所幸鄧貴人母宣冀又擅殺議郎邴尊上欲
誅冀懼其持權日久威勢強盛恐有逆命害及吏民密
與近臣中常侍單超等圖其方畧其年八月冀卒伏罪
誅滅

案公沙穆傳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湮沒

靈帝建寧元年夏霖雨六十餘日是時大將軍竇武謀
變廢中官其年九月長樂五官吏朱瑀等共與中常侍
曹節起兵先誅武交兵闕下敗走追斬武兄弟死者數

百人

案武死無兄
弟有兄子

熹平元年夏霖雨七十餘日是時中常侍曹節等共誣
曰勃海王悝謀反其十月誅悝

中平六年夏霖雨八十餘日是時靈帝新棄羣臣大行
尚在梓宮大將軍何進與佐軍校尉袁紹等共謀欲誅
廢中官下文陵畢中常侍張讓等共殺進兵戰京都死
者數千

更始諸將軍過雒陽者數十輩皆幘而衣婦人衣繡擁

鬢時智者見之以為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更始遂為赤眉所殺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要步齧齒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

墮馬髻者作一邊

梁冀別傳曰冀婦女又有不聊生髻

折要步者足不在

體下齧齒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為京都歛然諸夏皆放效此近服妖也梁冀二世上將婚媾王室大作威福將危社稷天誠若曰兵馬將往

收捕婦女憂愁蹙眉啼泣吏卒掣頓折其要脊令髻傾
邪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到延熹二年舉宗誅夷

延熹中梁冀誅後京都幘顏短耳長短上長下時中常
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姦慝海內
愠曰一將軍死五將軍出家有數侯子弟列布州郡賓
客雜襲騰翥上短下長與梁冀同占到其八年桓帝因
日蝕之變乃拜故司徒韓寅為司隸校尉以次誅鉏京

都正清

臣昭案本傳寅誅左悺貶具瑗雖冠
折姦首羣閹相蒙京都未為正清

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至作漆畫五采為系此服妖也到九年黨事始發傳黃門北寺臨時惶惑不能信天任命多有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繫及所過歷長少婦女皆被桎梏應木屐之象也

靈帝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輦方笥為粧具下士盡然時有識者竊言輦方笥郡國讞箠也今珍用之此天下人皆當有罪讞於理官也到光和三年癸丑赦令詔書吏民依黨禁錮者赦除之有不見文他以類比疑者讞

於是諸有黨郡皆讞廷尉人名悉入方笥中

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莖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擁胡兵填塞街衢虜掠宮掖發掘園陵

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為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輶以為騎從互相侵奪賈與馬齊案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如馬詩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檀車煌

煌四牡彭彭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
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遲鈍之畜而今貴之天
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其後
董卓陵虐王室多援邊人以充本朝胡夷異種跨蹈中
國

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為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

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

袁山松書曰光和四年京
又於西園弄狗以配人京

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後靈帝寵用便

嬖子弟永樂賓客鴻都羣小傳相汲引公卿牧守比肩
是也又遣御史於西邸賣官關內侯顧五百萬者賜與
金紫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強者貪如
豺虎弱者畧不類物實狗而冠者也司徒古之丞相壹
統國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祿素餐莫能據正
持重阿意曲從今在位者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門
應劭
曰靈帝數以車騎將軍過拜孽臣內孽又贈亡人顯號
加於頑凶印綬汙於腐屍昔辛有睹被髮之祥知其為
戎今假號雲
集不亦宜乎

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為客舍主人身為

商賈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為戲樂此服

妖也其後天下大亂

風俗通曰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檉酒酣之後續以挽歌魁檉喪

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珍悴諸貴樂皆死亡也自靈帝崩後京師壞滅戶有兼屍

蟲而相食魁檉挽歌斯之效乎

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為長躬而下甚短女子好為

長裙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以為服妖是陽無下

而陰無上也天下未欲平也後還遂大亂

袁山松曰禪位於魏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雄一身毛皆似
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
則有雞禍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雌雞化為雄不鳴無
距是歲元帝初即位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
雌雞化為雄冠距鳴將是歲后父禁為平陽侯女立為
皇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為大司馬由
是為亂臣竊推之頭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
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

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茲大是後張角作亂
稱黃巾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致
天下大亂

桓帝永興二年四月丙午光祿勳吏舍壁下夜有青氣
視之得玉鉤玦各一鉤長七寸二分周五寸四分身中
皆雕鏤此青祥也玉金類也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
分徵數也商為臣徵為事蓋為人臣引決事者不肅將
有禍也是時梁冀秉政專恣後四歲梁氏誅滅也

延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壞襄楷以為太學前疑所居
本傳楷書無前疑之言也其門自壞文德將喪教化廢也是後天下

遂至喪亂

永康元年十月壬戌南宮平城門內屋自壞金沴木木
動也其十二月宮車晏駕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及外東垣屋
前後頽壞蔡邕對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法
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東垣庫之

外障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內崩潛潭
巴曰宮瓦自墮諸侯強陵主此皆小人顯位亂法之咎
也其後黃巾賊先起東方庫兵大動皇后同父兄何進
為大將軍同母弟苗為車騎將軍兄弟並貴盛皆統兵
在京都其後進欲誅廢中官為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所
殺兵戰宮中闕下更相誅滅天下兵大起

三年二月公府駐駕廡自壞南北三十餘間

中平二年二月癸亥廣陽城門外上屋自壞也

獻帝初平二年三月長安宣平城門外屋無故自壞至三年夏司徒王允使中郎將呂布殺太師董卓夷三族

袁山松曰李傕等攻

破長安城害允等

興平元年十月長安市門無故自壞至二年春李傕郭
汜鬪長安中傕迫劫天子移置傕塢盡燒宮殿城門官
府民舍放兵寇鈔公卿以下冬天子東還雒陽傕汜追
上到曹陽虜掠乘輿輜重殺光祿勳鄧淵廷尉宣璠少
府田邠等數十人

五行傳曰好攻戰

鄭玄注曰參伐為武府攻戰之象

輕百姓

鄭玄注曰輕之者不

重民命春秋傳曰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

飾城郭

鄭玄注曰昂畢間為天街甘氏經曰天街保塞

孔塗道衢保塞城郭之象也月令曰四鄙入保

侵邊境

鄭玄曰畢主邊兵

則金不從革

鄭玄注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西宮之政西宮於地為金金性從刑而革人所用為器者也無故治之不銷或入火飛亡或鑄之裂形是為不從革其他變異皆屬於也洪範曰從革作辛馬融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也漢書音義曰言人君言不見從則金鐵亦不從人意

謂金失其性而為災也又

曰言不從是謂不义

鄭玄曰义治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也

厥咎僭

鄭玄

曰君臣不治則僭差矣

厥罰恒暘

鄭玄曰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故常暘也春秋考異郵曰君行

非是則言不見從言不見從則下不治下不治則僭差
過制度奢侈驕泰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陽
無以制從心之喜上憂下則常陽從之推設其迹考之
天意則大旱不雨而民庶大災傷淮南子曰殺不辜則
國赤鄭玄曰殺氣失地故於人為憂厥極憂時則有詩妖
鄭玄曰詩之言志也時

則有介蟲之孽

鄭玄曰蛭螽蝻蟬之類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屬金

時則有大禍

鄭玄曰犬畜之以口吠守者屬言

時則有口舌之病

鄭玄曰言氣失之病

時則有

白青白祥惟木沴金介蟲劉歆傳以為毛蟲又治也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訛言相驚司隸并冀州民人
流移時鄧太后專政婦人以順為道故禮夫死從子之

命令專主事此不從而僭也

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五年東海魯國東平山陽濟陰

陳留民訛言相驚有賊捕至京師民皆入城也

世祖建武

古今注曰建武三年七月雒陽大旱帝至南郊求雨即日雨

五年夏旱京

房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其旱陰雲不雨變而

赤因四陰衆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

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

旱三月太溫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

根死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傷

春秋考異郵曰國大旱冤獄結旱者陽氣移精不施君上失制奢淫僭差氣亂感天則旱徵見又云陰厭陽移君淫民惡陰精不舒陽偏不施又云陽偏民怨徵也在所以感之者上奢則求多求多則下竭下竭則潰君不仁管子曰春不收枯骨伐枯木而起去之則夏旱方儲對策曰百姓苦士卒煩碎責租稅失中暴師外營經歷三時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王者熟推其祥揆合於天圖之事情旱災可除夫旱者過日天王無意於百姓恩德不行萬民煩擾是時天下僭逆者未盡誅軍多過時古故天應以無澤注曰建武六年六月九年春十二年五月二十一年六月明帝永平元年五月八年冬十一年八月十五年八月十八年三月並旱

章帝章和二年夏旱時章帝崩後竇太后兄弟用事奢

僭

古今注曰建初二年夏雒陽旱四年夏元和元年春

並旱案楊終傳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數萬人吏民怨曠上疏云久旱孔叢曰建初元年大旱天子憂之侍御史孔豐乃上疏曰臣聞為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為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即位日淺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耳非政教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畋散積減御損食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為成湯之事焉天子納其言而從之三日雨即降轉拜黃門郎典東觀事

和帝永元六年秋京都旱時雒陽有冤囚和帝幸雒陽

寺錄囚徒理冤囚收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降

古今

注曰永元二年郡國十四旱十五年丹陽郡國二十二並旱或傷稼安帝古今注曰永初元年郡國八旱分遣

議郎請雨案本紀二年五月旱皇太后幸雒陽寺錄囚徒即日降雨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大水雖去旱得水無救為災

永初六年夏旱

古今注曰三年郡國八旱四年五年夏並旱

七年夏旱

元初元年夏旱

二年夏旱

三年夏旱時西羌寇亂軍屯相繼連十餘年

六年夏旱

古今注曰建光元年郡國四旱延光元年郡國五並旱傷稼

順帝永建三年夏旱

五年夏旱

陽嘉二年夏旱時李固對策以為奢僭所致也

臣昭案本紀元

年二月京師旱郎顗傳人君恩澤不施於民祿去公室臣下專權所致也又周舉傳三年河南三輔大旱五穀

傷災天子親自露坐

陽德殿東廂請雨

沖帝永嘉元年夏旱時沖帝幼崩太尉李固勸太后及后兄梁冀立嗣帝擇年長有德者天下賴之則功名不朽年幼未可知如後不善悔無所及時太后及冀貪立年幼欲久自專遂立質帝八歲此不用德

古今注曰本初元年二月京師

旱

桓帝元嘉元年夏旱是時梁冀秉政妻子並受封寵踰節

延熹元年六月旱

京房占曰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則致旱也不救必蝗蟲害穀其救也賞

擿罰行寬大惠兆民勞功吏賜鰥寡稟不足案陳蕃上疏宮女多聚不御憂悲之感以致水旱之困也

靈帝熹平五年夏旱

蔡邕作伯夷叔齊碑曰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答應時

處士平陽蘇騰字玄成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在道明覺而思之以其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雨使者與郡縣戶曹掾吏登山升祠手書要曰君况我聖主以洪澤之福天尋興雲即降甘雨也

六年夏旱

光和五年夏旱

六年夏旱是時常侍黃門僭作威福

獻帝興平元年秋長安旱是時李傕郭汜專權縱肆

獻帝

起居注曰建安十
九年夏四月旱

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
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為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
並僭專權故謠妖作也後更始遂為赤眉所殺是更始

之不諧在赤眉也世祖自河北興

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
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曰
五銖漢家貨明當復也述遂誅滅王莽末天水童謠曰
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
得民時隗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為天子遂破
滅囂少病蹇吳門冀郭門名也緹羣山名也

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案順帝即位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樹疏幼以為已
功專國號令以瞻其私大尉李固以為清河王雅性聰
明敦詩悅禮加又屬親立長則順置善則固而冀建白
太后策免固徵蠡吾侯遂即至尊固是日幽斃于獄暴
屍道路而太尉胡廣封安樂鄉侯司徒趙戒厨亭侯司
空袁湯安國亭侯云

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
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隴

胡案元嘉中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三輔
延及并冀大為民害命將出衆每戰常負中國益發甲
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穫刈之也吏買馬君具車者言
調發重及有秩者也請為諸君鼓隴胡者不敢公言私
咽語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子為徒
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姁女工數錢以錢
為室金為堂石上慊慊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

丞卿怒案此皆謂為政貪也城上烏尾畢逋者處高利
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為吏子為徒者言
蠻夷將畔逆父既為軍吏其子又為卒徒往擊之也一
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

車往

臣昭曰志家此釋豈未盡乎往徒一死何用百乘
其後驗竟為靈帝作此言一徒似斥桓帝帝貴任

羣閹參委機政左右前後莫非刑人有同囚徒之長故
言寄一徒也且又弟則廢黜身無嗣魁然單獨非一而
何百乘車者乃國之君解讀後徵車班班入河間者言

正膺斯數繼以班班尤得以類焉

上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

應劭釋此句云徵
靈帝者輪班擁節

入河間也

河間姁女工數錢

一本作妖女

以錢為室金為堂者靈

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為堂也石上慊慊春黃梁者言永樂雖積金錢慊慊常若不足使人舂黃梁而食之也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樂主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豪賢及大姓案到延熹之末鄧皇后以譴自殺乃以竇貴人代

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為大將軍與太傅陳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人豪賢大姓皆絕望矣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項中有井四方纖纖不

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饒

風俗通作饒

案易曰拔茅茹

以其彙征吉茅喻羣賢也井者法也于時中常侍管霸

蘇康憎疾海內英哲與長樂少府劉翊太常許詠尚書

柳分

袁山松書曰柳分權豪之黨為范滂所奏者

尋穆史佟

佟後亦為司隸應劭曰史佟左

官嬭進
者也

司隸唐珍等代作脣齒河內牢川詣闕上書汝
潁南陽上采虛譽專作威福甘陵有南北二部三輔尤
甚由是博考黃門北寺始見廢閣茅田一頃者言羣賢
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阨窮不失其法度也四方纖纖
不可整者言姦慝大熾不可整理嚼復嚼者京都飲酒
相強之辭也言食肉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飲歌呼而
已也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饒者陳竇被誅天
下大壞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合諧

河間來合諧案解瀆亭屬饒陽河間縣也

臣昭案郡國志饒陽本屬

承後屬安平靈帝既是河間王曾孫謠言自是有徵無俟明河間之縣為驗

居無幾何而桓

帝崩使者與解瀆侯皆白蓋車從河間來延延衆貌也

是時御史劉儵建議立靈帝以儵為侍中中常侍侯覽
畏其親近必當間已白拜儵泰山太守因令司隸迫促
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郃致位司徒此
為合諧也

靈帝之末京都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
芒案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躡至尊獻帝未有爵號為中
常侍段珪等數十人所執公卿百姓皆隨其後到河上
乃得來還此為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

英雄記曰京師謠歌咸言河臘

蠶進獻帝臘日生也風俗通曰烏臘烏臘案逆臣董卓滔天虐民窮凶極惡闕東舉兵欲共誅之轉相顧望莫肯先進處處停兵數十萬若烏臘蟲相隨橫取之矣

靈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樂世董逃遊四郭董逃蒙天
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垂欲發

董逃與中辭董逃出西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城董

逃日夜絕董逃心摧傷董逃

楊孚卓傳曰卓改為董安

案董謂董卓

也言雖跋扈縱其殘暴終歸逃竄至於滅族也

風俗通曰卓以

董逃之歌主為已發大禁絕之死者千數靈帝之末禮樂崩壞賞刑失中毀譽無驗競飾偽服以盡典制遠近翕然咸名後生放聲者為時人有識者竊言舊曰世人次曰俗人今更曰時人此天促其期也其間無幾天下

大壞

也

獻帝踐阼之初京師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凡別字之體皆從上

起左右離合無有從下發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

得生者亦旋破亡

獻帝初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公孫

瓚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修城積穀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攻瓚瓚大敗縊其姊妹妻子引火自焚紹兵趨登臺斬之初瓚破黃巾殺劉虞乘勝南下侵據齊地雄威大振而不能開廓遠圖欲以堅城觀時坐聽圍戮斯亦自易地而去世也

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無破亂及劉表為牧又豐樂至

此逮八九年當始衰者謂劉表妻當死諸將並零落也
十三年無子遺者言十三年表又當死民當移詣冀州

也干寶搜神記曰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有大喪
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獄百餘日忽於獄中哭曰

劉荊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日即遣馬吏驗視表果死
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曹公
平荊州以涿郡李立
字建賢為荊州刺史

順帝陽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陰狼殺童兒九十七人
時李固對策引京房易傳曰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
深山全身厥災狼食人陛下覺寤比求隱滯故狼災息

東觀書曰中山相朱遂到官不出奉祠北嶽詔曰災暴緣類符驗不虛政失厥中狼災為應至乃殘食孩幼朝廷愍悼思惟咎徵博訪其故山嶽尊靈國所望秩而遂比不奉祠怠慢廢典不務懇惻淫刑放濫害加孕婦毒流未生感和致災其詳思改救追復所失有不遵憲舉正以聞

靈帝建寧中羣狼數十頭入晉陽南城門齧人

袁山松書曰光

和三年正月虎見平樂觀又見憲陵上齧衛士蔡邕封事曰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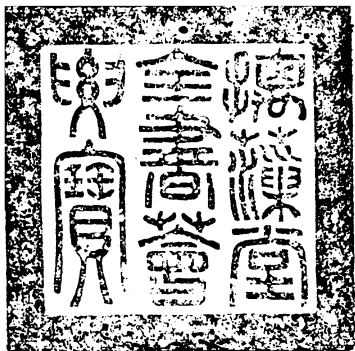
後漢書卷二十三

後漢書卷二十三考證

五行志一拜故司徒韓寅為司隸校尉○寅當作演
冲帝永嘉元年○嘉當作熹

言自中興以來○何焯校本興改平

後漢書卷二十三考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舉人臣李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書卷二十四至
六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五十九

史部

後漢書卷二十四

梁

剡

令劉昭補并注

五行志第十四

五行二

災火
羽蟲孽

草妖
羊禍

五行傳曰棄法律

鄭玄注尚書大傳曰東井主法令也

逐功臣

鄭玄曰功臣制法律

者也或曰喙主尚食七星主衣裳張為食厨翼主天倡經曰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

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是則食與服樂臣之所用為大功也七星北有酒旗南有天府翼南有器

府殺太子

鄭玄曰五行火生土天文以參繼東井四時以秋代夏殺太子之象也春秋傳曰夫千乘

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也

以妾為妻

鄭玄曰軒轅為后妃屬南宮其大星女主之位女御

在前妾為妻之象也

則火不炎上

鄭玄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南宮之政南宮於地為火火性炎

上然行人所用烹飪者也無故因見作熱燔熾為害是為火不炎上其他變異皆屬沴春秋考異郵曰火者陽之精也人合天氣五行陰陽極陰反陽極陽生陰故應人行以災不祥在所以感之萌應轉旋從逆殊心也

謂火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

鄭玄曰視

瞭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厥咎舒

識曰君舒怠臣下有僇白黑不別賢不肖

並不能憂民急氣為之舒緩草不
搖鄭玄曰君臣不瞭則舒緩矣
厥罰常燠鄭玄曰視

夏夏氣長長厥極疾鄭玄曰長氣失
氣失故常燠故於人為疾
時則有草妖鄭玄曰草

視之物可見時則有羸蟲之孽鄭玄曰蠶螟蟲之類蟲
者莫衆於草之生於火而藏於秋者

也時則有羊禍鄭玄曰羊畜之
遠視者也屬視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

沴火羸蟲劉歆傳以為羽蟲

建武中漁陽太守彭寵被徵書至明日潞縣火災起城
中飛出城外燔千餘家殺人京房易傳曰上不儉下不
節盛火數起燔宮室儒說火以明為德而主禮時寵與

幽州牧朱浮有隙疑浮見浸譖故意狐疑其妻勸無應

徵遂反叛攻浮卒誅滅

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十二月雒陽市火二十四年正月戊子雷

雨霹靂火災高廟北門明帝永平元年六月己亥桂陽見火飛來燒城寺章帝建初元年十二月北宮火燒壽安殿延及右掖門元和三年六月丙午雷雨火燒北宮朱爵西闕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

幸北宮竇太后在南宮明年竇太后崩

十三年八月己亥北宮盛饌門閤火是時和帝幸鄧貴人陰后寵衰怨恨上有欲廢之意明年會得陰后挾偽

道事遂廢遷于桐宮以憂死立鄧貴人為皇后

十五年六月辛酉漢中城固南城門災此孝和皇帝將絕世之象也其後二年宮車晏駕殤帝及平原王皆早夭折和帝世絕

安帝

古今注曰永初元年十二月河南郡縣火燒殺百五人二年河南郡縣又失火燒五百八十四人

永初二年四月甲寅漢陽河陽城中失火燒殺三千五百七十人先是和帝崩有皇子二人皇子勝長鄧皇后貪殤帝少欲自養長立之延平元年殤帝崩勝有厥疾

不篤羣臣咸欲立之太后以前既不立勝遂更立清河王子是為安帝司空周章等心不厭服謀欲誅鄧氏廢太后安帝而更立勝元年十一月事覺章等被誅其後涼州叛羌為害太甚涼州諸郡寄治馮翊扶風界及太后崩鄧氏被誅

四年三月戊子杜陵園火

元初四年二月壬戌武庫火

東觀書曰燒兵物百二十五種直千萬以上是

時羌叛大為寇害發天下兵以攻禦之積十餘年未已

天下厭苦兵役

延光元年八月戊子陽陵園寢殿火凡災發于先陵此太子將廢之象也若曰不當廢太子以自翦如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明年上以讒言廢皇太子為濟陰王後二年宮車晏駕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起兵殿省誅賊臣立濟陰王

四年秋七月乙丑漁陽城門樓災

順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園寢災

古今注曰三年五月戊辰守宮

失火燒宮藏財物盡四年
河南郡縣失火燒人六畜

陽嘉元年恭陵廡災及東西莫府火

古今注曰十二月河南郡國火燒廡

舍殺人也

太尉李固以為奢僭所致陵之初造禍及枯骨規

廣治之尤飾又上欲更造宮室益臺觀故火起莫府燒材木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承福殿火

臣昭案楊厚傳是災

先是爵號阿

母宋娥為山陽君后父梁商本國侯又多益商封商長子冀當繼商爵以商生在復更封冀為襄邑侯追號后

母為開封君皆過差非禮

古今注曰六年十二月雒陽酒市失火燒肆殺人

漢安元年三月甲午雒陽劉漢等百九十七家為火所

燒

東觀書曰其九十家不自存詔賜錢廩穀古今注曰火或從室屋間物中不知所從起數月乃止十二月

雒陽失火後四年宮車比三晏駕建和元年君位乃定

桓帝建和二年五月癸丑北宮掖庭中德陽殿火及左掖門先是梁太后兄冀挾姦枉以故太尉李固杜喬正直恐害其事令人誣奏固喬而誅滅之是後梁太后崩而梁氏誅滅

延熹四年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二月
壬辰武庫火五月丁卯原陵長壽門火先是亳后因賤
人得幸號貴人為后上以后母宣為長安君封其兄弟
愛寵隆崇又多封無功者去年春白馬令李雲坐直諫
死至此彗除心尾火連作

五年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火四月乙丑恭北陵東闕火
戊辰虎賁掖門火五月康陵園寢火甲申中藏府承祿
署火七月己未南宮承善闥內火

六年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

八年二月己酉南宮嘉德署黃龍千秋萬歲殿皆火四

月甲寅安陵園寢火閏月南宮長秋和歡殿後鉤盾掖

庭朔平署各火十月壬子德陽前殿西閣及黃門北寺

火殺人袁山松書曰是時連月有火災諸宮寺或一日再三發又夜有訛言擊鼓相驚陳蕃劉智茂上

疏諫曰古之火皆君弱臣強極陰之變也前始春而獄刑慘故火不炎上前入春節連寒木冰暴風折樹又八

九州郡並言隕霜殺菽春秋晉執季孫行父木為之冰夫氣弘則景星見化錯則五星開日月蝕災為已然異

為方來恐卒有變必於三朝唯善政可以已之願察臣前言不棄愚忠則元元幸甚書奏不省

九年三月癸巳京都夜有火光轉行民相驚譟

袁山松書曰是

時宦豎專朝鉤黨事起上尋無嗣陳蕃實武為曹節等所害天下無復紀綱

靈帝熹平四年五月延陵園灾

光和四年閏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灾

陳蕃諫曰楚女悲而

西宮灾不御宮女怨之所致也

五年五月庚申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内永樂太后宮署

火

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灾庚戌樂城門灾

南宮中門

延及北闕道西燒嘉德和歡殿案雲臺之灾自上起椽
題數百同時並然若就縣華鐙其日燒盡延及白虎威
興門尚書符節蘭臺夫雲臺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書
術籍珍玩寶怪皆所藏在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
妖火燒宮是時黃巾作慝變亂天常七州二十八郡同
時俱發命將出衆雖頗有所禽然宛廣宗曲陽尚未破
壞役起負海杼柚空懸百姓死傷已過半矣而靈帝曾
不克已復禮虐侈滋甚尺一雨布騶騎電激官非其人

政以賄成內嬖鴻都並受封爵京都為之語曰今茲諸
侯歲也天戒若曰放賢賞淫何以舊典為故焚其臺門
祕府也其後三年靈帝暴崩續以董卓之亂火三日不

絕京都為丘墟矣

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何咎於禮寧

有所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唯
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
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
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監故譴
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
於朝武丁有雉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
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
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誠然今宮室之

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己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營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禋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覩災責躬退以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董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臣昭曰高堂隆之言災其得天心乎雖與本志所明不同

獻帝初平元年八月霸橋災其後三年董卓見殺

臣昭案劉

馬傳興平元年天火燒其城府輜重延及民家館邑無餘也

庶徵之恒燠漢書以冬溫應之中興以來亦有冬溫而

記不錄云

越絕范蠡曰春燠而不生者王者德不完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令也秋暑而復

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四者邦之禁也管子曰臣乘君威則陰侵陽盛夏雪降

冬不冰也

安帝元初三年有瓜異本共生一瓜同蒂時以為嘉瓜或以為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也是時閭皇后初立後閭后與外親耿寶等共譖太子廢為濟陰

王更外迎濟北王子犢立之草妖也

古今注曰和帝永元七年三月江夏

縣民舍柱生兩枝其一長尺五寸分爲八枝其一長尺六寸分爲五枝皆青也

桓帝延熹九年雒陽城局竹柏葉有傷者占曰天子凶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皆高四尺許其

一株宿夕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鬚鬚髮

備具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人狀

臣昭

以木生人狀下人將起京房之占雖以證驗貌類胡人猶未辨了董卓之亂實擁胡兵催汜之時充斥尤甚遂窺間宮嬪劉虞百姓鮮卑之徒踐藉畿封胡之害深亦已毒矣

五年十月壬午御所居殿後槐樹皆六七圍自拔倒豎

根在上

臣昭曰槐是三公之象貴之也靈帝授位不以德進貪愚是升清賢斯黜槐之倒植豈以斯乎

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宛句離狐縣界

風俗通曰西及城皇陽武城郭路邊

有草生其莖靡纍腫大如手指狀似

鳩雀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

具

風俗通曰亦作人狀操持兵弩萬萬備具非但彷彿類良熟然也

近草妖也是歲黃

巾賊始起皇后兄何進異父兄朱苗皆為將軍領兵後

苗封濟陽侯進苗遂秉威權持國柄漢遂微弱自此始

馬應劭曰關東義兵先起於宋衛之郊東郡太守橋瑁負衆怙亂陵蔑同盟忿疾同類以殞厥命陳留濟陰迎助謂為離德棄好即戎吏民殲之草妖之興豈不或信

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面生鬚

魏志曰建

安二十五年正月曹公在雒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而血出曹公惡之遂寢疾是月薨獻帝興平元年九月桑復生樵可食臣昭曰桑重生樵誠是木異必在濟民安知非瑞乎時蒼生死敗周秦殲盡餓鬼餒鬼不可勝言食此重樵大拯危命雖連理附枝亦不能及若以為怪則建武野穀旅生麻菽尤盛復是草妖邪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有五色大鳥集濟南臺十月

又集新豐時以為鳳皇或以為鳳皇陽明之應故非明

主則隱不見凡五色大鳥似鳳者多羽蟲之孽是時安

帝信中常侍樊豐江京阿母王聖及外屬耿寶等讒言

免太尉楊震廢太子為濟陰王不愆之異也章帝末號

鳳皇百四十九見時直臣何敞以為羽孽似鳳翱翔殿

屋不察也

臣昭曰已論之於敞傳

記者以為其後章帝崩以為驗

案宣帝明帝時五色鳥羣翔殿屋賈逵以為胡降徵也

帝多善政雖有過不及至哀缺末年胡降二十萬口是

其驗也帝之時羌胡外叛讒慝內興羽孽之時也樂叶

圖徵說五鳳皆五色為瑞者一為孽者四

叶圖徵曰似鳳有四並為

妖一曰鸛鸛鳩喙圓目身義戴信嬰禮膺仁負智至則
旱役之感也二曰發明烏喙大頸大翼大脰身仁戴智
嬰義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也三曰焦明長喙疏翼圓
尾身義戴信嬰仁膺知負禮至則水之感也四曰幽昌
銳目小頭大身細足脰若鱗葉身智戴信負禮膺仁至
則旱之感也國語曰周之興也鸞鷟鳴岐說文曰五方
神鳥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
曰鸛鸛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皇

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鳥見濟陰己氏時以為

鳳皇此時政治衰缺梁冀秉政阿枉上幸亳后皆羽孽

時也

臣昭案魏朗對策桓帝時雉入太常宗正府朗說見本傳注

靈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鳥見于新城衆鳥隨之時以爲鳳皇時靈帝不恤政事常侍黃門專權羽孽之時也衆鳥之性見非常班駁好聚觀之至於小爵希見集者競見猶聚

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爵先極悲鳴已因亂鬪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大將軍何進以內寵外嬖積惡日久欲悉糾黜以隆更始冗政

而太后持疑事久不決進從中出於省內見殺因是有
司盪滌虔劉後祿而尊厚者無餘矣夫陵者高大之象
也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還自相害至滅亡也

古今注曰建武九年六郡八縣鼠食稼張璠紀曰初平
元年三月獻帝初入未央宮翟雉飛入未央宮獲之獻
帝春秋曰建安七年五色大鳥集魏郡衆鳥數千
隨之魏志曰二十三年禿鶯集鄴宮文昌殿後也

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說文曰肋
骨也

或大如手近赤祥也是時梁太后攝政兄梁冀專權枉
誅漢良臣故太尉李固杜喬天下冤之其後梁氏誅滅

後漢書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六十

史部

後漢書卷二十五

梁

剡

令劉

昭補并注

五行志第十五

五行三

大水

水變色

大寒

雷

冬雷

山鳴

魚孽

蝗

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

鄭玄注曰虛危為宗廟

廢祭祀

鄭玄曰牽牛主

祭祀逆天時

鄭玄曰月在星紀周以為正月在玄枵殷以為正皆不得四時之正逆天時之象也

春秋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識

則水不潤下

鄭玄曰君行此

四者為逆天北宮之政也北宮於地為水水性浸潤下
流人所用灌溉者也無故源流竭絕川澤以涸是為不
潤下其他變謂水失其性而為災也太公六韜曰人主
好破壞名山壅塞

大川決通名水則歲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鄭玄曰
多大水五穀不成也

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洪範曰聰作謀孔安厥咎急鄭
國曰所謀必成當馬融曰上聰則下進其謀

曰君臣不謀則急矣易傳曰誅罰絕鄭玄曰
理不云下也顯事有知不云謀也厥罰恒寒鄭玄曰

水主冬冬氣藏厥極貧鄭玄曰藏氣失時則有鼓妖鄭
藏氣失故常寒

曰鼓聽時則有魚孽鄭玄曰魚蟲之生時則有豕禍鄭
之應也

曰豕畜之居閑衛時則有耳疴鄭玄曰聽時則有黑眚
而聽者也屬聽氣失之病

黑祥惟火沴水魚孽劉歆傳以為介蟲之孽謂蝗屬也

月令章句曰介者甲也謂龜蟹之屬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四年東郡以北傷水七年六月戊辰雒水盛溢至津城門帝自行水弘農都尉治折為水所漂殺民溺傷稼壞廬舍二十四年六月丙申沛國睢水逆流一日一夜止章帝建初八年六月癸巳東昏城下池水變赤如血臣昭案諸史光武之時郡國亦常有水災而志不載本紀八年秋大水又云是歲大水今據杜林之傳列之孝和之前東觀書曰建武八年間郡國七大水涌泉盈溢杜林以為倉卒時兵擅權作威張氏雖皆降散猶尚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令得復熾元元侵陵之所致也上疏曰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根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氏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

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舊地雜俗旦夕拘錄所以挫其強御之力誅其驕恣之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輒因哀廢之痛脅以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法政皆神道設教強幹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以皆永享康寧之福無怵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已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饒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為傭賃亦所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公乃留連貪位不能早退況草創兵長卒無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王食粗糲之意微幸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官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尚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昌熾縱橫比年大雨水

潦暴長涌泉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
潰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
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
相為蠹賊有小大勝負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唯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
天下幸甚謝承書曰陳宣子興沛國蕭人也剛猛性毅
博學明魯詩遭王莽篡位隱處不仕光武即位徵拜諫
議大夫建武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門校尉欲奏塞之宣
曰昔周公卜雒以安宗廟為萬世基水不當入城門如
為災異人主過而不可辭塞之無益昔東郡金堤大決
水欲沒郡令吏民散走太守王尊亡身勅以住立不動
水應時自消尊人臣尚修政弭災豈況朝廷中興聖主
天所挺授水必不入言未絕水去上善其言後乘輿出
宣列引在前行遲乘輿欲驅鉤宣車蓋使疾行御者墮
車下宣前諫曰王者承天統地動有法度車則和鸞步
則佩玉動靜應天昔孝文時邊方有獻千里馬者還而

不受陛下宜上稽唐虞下以文帝為法上納其言遂徐行按轡還為河堤謁者以病免卒於家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國九大水傷稼

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京房易傳曰顓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而殺

人隕霜大風天黃饑而不損茲謂泰厥水水殺人避過

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

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

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

春秋

考異郵曰陰盛臣逆民悲情發則水出河決也

是時和帝幼竇太后攝政其兄

竇憲幹事及憲諸弟皆貴顯並作威醜虐嘗所怨恨輒

任客殺之其後竇氏誅滅

東觀書曰十年五月丁巳京師大雨南山水流出至東郊

壞民廬舍

十二年六月潁川大水傷稼是時和帝幸鄧貴人陰有

欲廢陰后之意陰后亦懷恚怨一日先是恭懷皇后葬

禮有闕竇太后崩後乃改殯梁后葬西陵徵舅三人皆

為列侯位特進賞賜累千金

廣州先賢傳曰和帝時策問陰陽不和或水或旱方

正鬱林布衣養奮字叔高對曰天有陰陽陰陽有四時
四時有政令春夏則子惠布施寬仁秋冬則剛猛盛威

行刑賞罰殺生各應其時則陰陽和四時調風雨時五穀升今則不然長吏多不奉行時令為政舉事干逆天氣上不卹下下不忠上百姓困乏而不卹哀衆怨鬱積故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災害緣類水者陰盛小人居位依公營私讒言誦上雨漫溢者五穀有不升而賦稅不為減百姓虛竭家有愁心也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郡國三十七大水傷稼董仲舒曰

水者陰氣盛也是時帝在襁抱鄧太后專政

臣昭案本紀是年九

月六州大水袁山松書曰六州河濟渭雒洧水盛長泛溢傷秋稼

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水競出突壞

民田壞處泉水出深三丈是時司空周章等以鄧太后

不立皇太子勝而立清河王子故謀欲廢置十一月事

覺章等伏誅是年郡國四十一水出漂沒民人

謝沈書曰死者

數以千讖曰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洋溢者小人專制

擅權妬疾賢者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得

志故涌水為災

二年大水

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有水周嘉傳是夏旱嘉收葬客死骸骨應時澍雨歲乃豐

稔則水不為災也

三年大水

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

四年大水

臣昭案本紀云三郡

五年大水

臣昭案本紀郡國八

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

水變占曰水化為血者好任殘賊殺戮不辜延

及親戚水當為血

是時鄧太后猶專政

古今注曰元初二年潁川襄城流水化為血京

房占曰流水化為血兵且起以日辰占與其色博物記曰江河水赤名曰泣血道路涉蘓於何以處

延光三年大水流殺民人傷苗稼是時安帝信江京樊

豐及阿母王聖等讒言免太尉楊震廢皇太子

臣昭案左雄傳

順帝永建四年司冀二州大水傷禾稼楊厚傳永和元年夏雒陽暴雨水殺千餘人

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樂安北海溺殺人物是時

帝幼梁太后專政

春秋漢舍孽曰九卿阿黨擠排正直驕奢僭害則江河潰決方儲對策曰

民悲怨則陰類強河決海澹地動土涌

桓帝建和二年七月京師大水去年冬梁冀枉殺故太

尉李固杜喬

三年八月京都大水是時梁太后猶專政

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

臣昭案朱穆傳云漂害數千萬戶京房占曰江

河溢者天有制度地有里數懷容水澤浸漑萬物今溢者明在位者不勝任也三公之禍不能容也率執法者

利刑罰不
用常法

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

梁冀別傳曰冀之專政天為見異眾災並湊蝗

蟲滋生河水逆流五星失次太白經天人民疾疫出入六年羌戎叛戾盜賊畧平皆冀所致敦煌實錄張衡對策曰水者五行之首滯而逆流者人君之恩不能下及而教逆也潛潭巴曰水逆者反命也宜修德以應之

永壽元年六月雒水溢至津陽城門漂流人物

臣昭案本紀又

南陽大水是時梁皇后兄冀秉政疾害忠直威權震主後遂誅滅

延熹八年四月濟北水清九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

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之象清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規京都計邪其明年宮車晏駕徵解犢亭侯為漢嗣即尊位是為孝靈皇帝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沒殺人是時桓帝

奢侈淫祀其十一月崩無嗣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河水清

袁山松書曰禱于龍壩

五月山水大

出漂壞廬舍五百餘家

袁山松書曰是河東水暴出也

熹平二年六月東萊北海海水溢出漂没人物

三年秋雒水出

四年夏郡國三水傷害秋稼

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

中平五年郡國六水大出

臣昭案袁山松書曰山陽梁沛彭城下邳東海琅邪則是

郡七

獻帝建安二年九月漢水流害民人是時天下大亂袁山

松書曰曹操專政十七年七月大水消水溢

十八年六月大水

獻帝起居注曰七月大水上親避正殿八月以雨不止且還殿

二十四年八月漢水溢流害民人

袁山松書曰明年禪位于魏也

庶徵之恒寒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琅邪井中冰厚尺餘

袁山松書曰是時羣賊起天下始亂識曰寒者小人暴虐專權居位無道有位適罰無法又殺無罪其寒必暴殺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

袁山松書曰時帝流遷失政養奮對策曰

當溫而寒刑罰慘也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國三雨雹大如雞子

春秋考異郵曰陰氣

之專精凝合生電電之為言合也以妾為妻大尊重九
女之妃闕而不御坐不離前無由相去之心同與參駟
房祗之內歡欣之樂專政夫人施而不博陰精凝而見
成易讖曰凡電者過由人君惡聞其過抑賢不揚內與
邪人通取財利蔽賢施之是時和帝用酷吏周紆為司
並當雨不雨故反電下也

隸校尉刑誅深刻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年十月戊辰樂浪上谷雨電傷稼十二年河南平

陽雨電大如杯壞敗吏民廬舍十五年十二月乙卯鉅
鹿雨電傷稼永平三年八月郡國十二雨電傷稼十年
郡國十八或雨電蝗易緯曰夏電者治道煩苛繇役急
促教令數變無有常法不救為兵強臣逆謀蝗蟲傷穀
救之舉賢良爵有功務
寬大無誅罰則災除

安帝永初元年雨電二年雨電大如雞子三年雨電大

如鴈子傷稼劉向以為電陰脅陽也是時鄧太后以陰專陽政

元初四年六月戊辰郡國三雨電大如杆杯及雞子殺

六畜

古今注曰樂安電如杆殺人京房占曰夏雨電天下兵大作

延光元年四月郡國二十一雨電大如雞子傷稼是時

安帝信讒無辜死者多

臣昭案尹敏傳是歲河西大雨電如斗安帝見孔季彥問其故

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也

三年雨電大如雞子

古今注曰順帝永建三年郡國十二雨電六年郡國十二雨電傷秋

稼

桓帝延熹四年五月己卯京都雨雹大如雞子是時桓
帝誅殺過差又寵小人

七年五月己丑京都雨雹是時皇后鄧氏僭侈驕恣專
幸明年廢以憂死其家皆誅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雨雹

四年五月河東雨雹

光和四年六月雨雹大如雞子是時常侍黃門用權

中平二年四月庚戌雨雹傷稼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雹如斗

袁山松書曰雹殺人前後雨雹此最

為大時天下潰亂

和帝元興元年冬十一月壬午郡國四冬雷是時皇子

數不遂皆隱之民間是歲宮車晏駕殤帝生百餘日立

以為君帝兄有疾封為平原王卒皆夭無嗣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

十年遼東冬

雷草木實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陳留雷有石墮地四

臣昭案天文志

末已載石隕未解此篇所以重記石與雷隕俱者九月雷未為異桓帝亦有此隕後不兼載於是為常古今注曰章帝建初四年五月戊寅頴陰石從天墜大如鐵鑕色黑始下時聲如雷

安帝永初六年十月丙戌郡六冬雷

京房占曰天冬雷地必震又曰教令

擾又曰雷以十一月起黃鍾二月大聲八月闔藏此以春夏殺無辜不須冬刑致災蟄蟲出行不救之則冬溫風以其來年疾病其救也恤幼孤振不足議獄刑貫譴罰災則消矣古今注曰明帝永平七年十月丙子越雋雷

七年十月戊子郡國三冬雷

元初元年十月癸巳郡國三冬雷

三年十月辛亥汝南樂浪冬雷

四年十月辛酉郡國五冬雷

六年十月丙子郡國五冬雷

永寧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建光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延光四年郡國十九冬雷是時太后攝政上無所與太
后既崩阿母王聖及皇后兄閭顯兄弟更秉威權上遂

不親萬機從容寬仁任臣下

古今注曰順帝永和四年
四月戊午雷震擊高廟世

祖廟外
槐樹

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屋先是梁太后
聽兄冀枉殺李固杜喬

靈帝熹平六年冬十月東萊大雷

中平四年十二月晦雨水大雷電雹

獻帝初平三年五月丙申無雲而雷

四年五月癸酉無雲而雷

建安七八年中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大鳴如牛呬聲

積數年後豫章賊攻沒醴陵縣殺略吏民

干寶曰論語
槌輔像曰山

土崩川閉塞漂淪移山鼓哭閉衡夷庶桀合兵王作時
天下尚亂豪傑並爭曹操事二袁於河北孫吳創基於
江外劉表阻亂衆於襄陽南招零桂北割漢川又以黃
祖為爪牙而祖與孫氏為深讐兵革歲交十年曹操破
袁譚於南皮十一年走袁尚於遼東十三年吳禽黃祖
是歲劉表死曹操略荊州逐劉備於當陽十四年吳破
曹操於赤壁是三雄者卒共三分天下成帝王之業是
所謂庶桀合兵王作者也十六年劉備入蜀與吳再爭
荊州於時戰爭四分五裂之地荊
州為劇故山鳴之異作其域也

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

餘明年中山王暢任城王博並薨

京房易傳曰海出巨
魚邪人進賢人疏臣

昭謂此占符靈帝之世巨魚之
出於是為徵寧獨二王之妖也

和帝永元四年蝗

臣昭案本紀光武建武六年詔稱往
歲水旱蝗蟲為災古今注曰建武二

十二年三月京師郡國十九蝗二十三年京師郡國十
八大蝗旱草木盡二十八年三月郡國八十蝗二十九
年四月武威酒泉清河京兆魏郡弘農蝗三十年六月
郡國十二大蝗三十一年郡國大蝗中元元年三月郡
國十六大蝗永平四年十二月酒泉大蝗從塞外入謝
承書曰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彌行兗豫謝沈書鍾離
意譏起北宮表云永平十五年豫章遭
蝗穀不收民饑死縣數千百人

八年五月河內陳留蝗九月京都蝗九年蝗從夏至秋
先是西羌數反遣將軍將北軍五校征之

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衆征距連十餘

年

讖曰主失禮煩苛則旱之魚鰈變為蝗蟲

五年夏九州蝗

京房占曰天生萬物百穀以給民用天地之性人為貴今蝗蟲四起此為國多

邪人朝無忠臣蟲與民爭食居位食祿如蟲矣不救致兵起其救也舉有道置於位命諸侯試明經此消災也

六年三月去蝗處復蝗子生

古今注曰郡國四十八蝗

七年夏蝗

元初元年夏郡國五蝗

二年夏郡國二十蝗

延光元年六月郡國蝗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是時鮮卑寇朔方用衆征之

永和元年秋七月偃師蝗去年冬烏桓寇沙南用衆征之

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是時梁冀秉政無

謀憲苟貪權作虐

春秋考異郵曰貪擾生蝗

二年六月京都蝗

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

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

臣昭案劉歆傳皆逆天時聽不聰之過也養奮對策曰佞邪以

不正食祿饗所致謝沈書曰九年揚州六郡連水旱蝗害也

靈帝熹平六年夏七州蝗先是鮮卑前後三十餘犯塞是歲護烏桓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使匈奴中郎將臧旻將南單于以下三道並出討鮮卑大司農經用不足殷斂郡國以給軍糧三將無功還者少半

光和元年詔策問曰連年蝗蟲至冬踊其咎焉在蔡邕

對曰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
祕徵篇曰帝貪則政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
蝗蟲貪苛之所致也是時百官遷徙皆私上禮西園以
為府蔡邕對曰蝗蟲出息不急之作省賦斂之費進清
仁黜貪虐分損承安屈省別歲以贍國用則其救
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
天下者何私家之有

獻帝興平元年夏大蝗是時天下大亂

建安二年五月蝗

後漢書卷二十五